



一次

旅途中，我会把糖果和圆珠笔当作礼物送给小朋友；从台湾带了“拍立得”，我也会给遇见的人拍照，把照片当作礼物送给他们留念。大多数人没有见过“拍立得”相机，当渐渐浮现自己的影像时，都会露出孩子般的惊喜。

一次迷路，经过一个“老人之家”，透过敞开的窗户看到老人们面无表情地坐着。收音机的声音非常大，墙上挂着切·格瓦拉的肖像，天花板上有一个大吊扇在慢慢转动。长廊上站着一位年轻的女人，她疑惑地看着我。

我问：“我可以进去吗？”
她微笑着说：“可以。”

我拿出相机，想拍他们，有人露出了敌意，手在空中挥动，想挥开我的注视和干扰。于是我放下像武器一样的单反相机，拿起“拍立得”，拍下紧盯着我的一双眼睛。她伸长了脖子，站在切·格瓦拉的肖像下，全身散发着一股战斗的姿态。我拿着尚未显影的照片，她顺手接过，正反两面不断翻看，狐疑地看着我。我用西班牙文说：“等一下。”我说了她能听懂的语言，似乎取得了她的信任。她安静地低头

注视，当影像完全显现时，她突然惊呼，引来其他人的注意。她向其他人展示这张照片，整个老人院开始骚动，大家都站起身，围着看那张照片。

有位老奶奶直接走过来，用指尖指着自己的鼻子，接着退后，双手放在两腿旁边，站定，我想她知道拍照的基本动作。我为她拍了一张，她对什么都没出现的照片感到困惑。第一位拍照的婆婆很有把握地对她说：“等一下。”于是，两个人安心地等待着。当看到自己的影像时，她开心地张着嘴，眼神充满喜悦，像是少女般笑着举起双手大喊：“Magic（魔法）！”

手里紧紧捏着照片，在拥挤的客厅，有的人随着收音机的音乐舞动身体，有人唱起了歌。

我想起《百年孤独》中的文字：“这个世界还太新，来不及命名，需要用手指去指。”时代更迭，终有一天人们会忘记古人结绳记事，用一条平凡无奇的绳子，打出第一个代表“你”和第一个表达“我”的那神奇的“一次”。

（陈绮贞）

做个能讲出细节的人

北岛曾经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细节的时代，他在大学里教散文写作，让大家写写童年，发现几乎没有人会写细节，这个非常可怕，意识形态化、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时代正在从人们生活中删除细节。一个概念出来，大家纷纷去跟风。说话也是一样，有些人，说话只有炫耀和抱怨，却听不到任何清新动人的细节。但是，有些话，过去了这么多年，我却一直记得。

几年前，一位友人曾对我说：我去了七次凤凰，将来老了，我还愿意穿一件红衣裳坐在沱江边喝一杯自己亲手煮的奶茶。她说到冬天，凤凰的人很少，她在吊脚楼上吃火锅，漫天的雪飘飘扬扬，红灯笼，热气雾气……这样的细节，有审美的成分，对生活的热爱是通过细节表现出来的。

我记得最悲伤的一个细节是三年前一位朋友讲的。那段时间，她妈妈刚去世不久，她说：昨天，我开着车子走在深南大道上，儿子坐在车后，开着开着，我突然控制不了情绪，只得把车

停在路边，趴在方向盘上泣不成声，儿子在身后怯怯地问，妈妈，怎么了？我静静地说，我想我妈妈了……这个细节让电脑这头的我忍不住潸然泪下，友人后来对我说：“趁父母在时，好好对待他们吧。”那天下班，我就回了父母家，陪他们吃了一顿漫长的晚餐，慢慢吃慢慢聊，感恩着我的拥有……

前段时间听一位长辈聊天，他说起自己的女儿，她说女儿上小学、中学时他从未接送过，但是上了大学后，他反而每个周末送女儿上同城的大学，这成了他一件愉快的事，为什么？因为一路上可以聊天，什么都聊，边走边说，一两小时的步行，他很享受这个过程，路上有风吹，有鸟叫，有青春的女儿神采飞扬的表情……这个世界再怎么喧嚣浮躁动荡变迁，还是有无可替代的深情和简洁纯粹的爱存在。

相信点什么，保持某种天真，做个能讲出细节的人吧。

（沫沫）



谦卑的心

有一阵子，我住在布鲁塞尔市中心，上学途中必定经过拉莫奈广场，在广场的角落经常有一位老太太在那里摆个小摊子卖花。

有一个春天的早上，天气好冷，行人不多，她的摊子上已摆满了黄水仙，嫩黄的花瓣上水珠晶莹，在朝阳下形成一种难接的诱惑。我停下来向她买了一束，她为我小心地包扎起来，然后，在她

把零钱找给我以后，我看到她匆匆地低头画了一个十字。

我觉得很奇怪，忍不住问她：“请问你这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她抬起满是皱纹的脸来向我微笑：“小姐，我每天在卖出一束花时，都要向天主道谢。”

以后，每当我起了骄傲的念头时，我就会想起这一位卖花的老妇人，和她的谦卑的心。

（席慕蓉）